日出于东山之上。

山，是天边垂下的一道绿色瀑布，倏地便染了星点大小的红，像和在春风中的山茶上了屏风。你便改成奔跑着去捉住它，路便成了一条小溪，溪边的奇石朝你撞过来，此时最好拜它一拜，未光狂风时它是屹然伫立在你面前的薄伽梵：我们已经如此尊贵，还不能让你放弃做那个高傲的人吗？沉入你心之海底的低吼那便是，嶙峋竟如呲牙的龙。你一惊原来是路在跑了，倒退得这样迅速至生了一股更狂的风，在你脚下。这不是路，不是溪，不是海鸟不是巴洛克不是一树一树的花不是四月是六月无尽的夏啊，是托起红日的那一抹云霞，御风而行泠然善也、泠然善也。

未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你仅仅是将身子倾的更前些直至红色作为你的背景，而你只知道那是失去颜色的天空、四面楚歌的黑。听着！山南的蛰虫无法对话山北的游鱼，香巴拉只有唯一的圣主，你是这山中之虫，溪流脉搏里的顽石，舟中一芥。你应该去拥抱的更大的什么，比如太阳。